

不忘初心 放歌时代

——2019中国电视艺术创新峰会侧记

■本报记者 许莹

12月18日至20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浙江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区联合主办的2019中国电视艺术创新峰会暨第七届中国电视产业推介会在杭州举行。回顾过去一年的电视艺术创作,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易凯总结了两大特点:一是时代画卷与信仰的力量,破除题材与观众的时差;二是现实温度与生活质感,激发了平凡人的奋斗精神。如今行业进入深度调整、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时期,如何破局突围依然是行业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此次峰会以“不忘初心,放歌时代”为主题,众多专家学者、一线主创齐聚杭州,共同探讨产业趋势,为行业更好发展建言献策。

内容为王:避免平庸制作,贵在创新突破。编剧钱林森在《主旋律题材的拓展空间》的主旨演讲中,对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过程中如何进行虚构以及虚构的空间和尺度进行探讨。“历史实有的样子可以重复,但是历史应当有或可能有的样子,揭示出来的恰恰是历史的本质。”钱林森表示,影视剧功能不在于复制历史教科书,而在于带给观众别样的情感体验。在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绝境铸剑》中,他放弃对古田会议高层正面斗争的描写,通过一支基层队伍的成长来侧面表现古田会议的决策正确性。在他看来,以故事诠释精神更为重要。“这支小队伍和人物不是脱离时代真实的胡编乱造,他们的种子都埋在我看的30公斤的史料里。”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副会长孙焘强调,制作上要在不越雷池的基础上去做艺术突破,做能让年轻观众接受、接地气的表达。

热播剧《庆余年》的导演孙皓认为,作品“安全”的初衷很好,可如果把它作为项目标尺,可能会产生误差。作为生产第一线的“包工头”,从接到剧本或选择剧本到制作完成送到平台,走出“安全”地带更安心。孙皓谈到,自己有四把尺子,第一把来自内心,拍正能量内容;第二把来自学校,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第三把则要能感动自我,同时兼容市场;第四把体现在对极致人物和极致人物关系的方向性把握。

剧集迭代:长剧耐看,短剧出精。高峰论坛上,

行业代表围绕长剧和短剧的标准展开探讨,大家对长剧与短剧的界定众说纷纭,由于篇幅和时长的不同,所以界定自然莫衷一是。然而,当快进、倍速播放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观剧标配,又如何改善这一情况?华策集团副总裁傅斌斌谈到,近几年注水剧现象比较普遍,其后果就是大量人力、物力过度消耗,各方面的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在他看来,长剧也好,短剧也罢,故事、人物、情节一定要扎实、紧凑。“短剧或已迎来高光时代,从前几年开始的一些特别亮眼的创新题材来看,从《心理罪》到《白夜追凶》,集数都很短,还有一些爱情都市类剧集也并不长。如果从制片方的角度来思考,短剧或许更容易创新,因为风险相对可控。”爱奇艺副总裁冯微微认为,注水和长剧之间不应该画等号,注水了肯定会会长,但是长剧未必是注水剧。孙皓坚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的戏确实到40集了人物还没有展开,有的戏20集就早该结束了,我对注水现象深恶痛绝,我看过这样的剧本,比如打戏,一打能打三集。”

技术发展:抓住5G和8K技术的机遇。2019年,8K和5G技术发展迅猛。8K电视具有高清晰、无重影、响应快的特点,5G则具有超大带宽、低时延等优势,让超高清视频的传输成为可能。当5G遇上8K,无论是超高清内容生产还是观感体验都发生了划时代的改变。

在2019中国电视艺术创新峰会上,北京电影学院数字媒体学院院长刘谦以《5G、8K技术对影视内容创作的挑战和展望》为题作主题演讲。刘谦认为,这一技术为内容创作带来机遇,具体有三方面表现:一是因为画质好了,色彩更丰富,内容更清晰,表现力也会增强;二是后期制作的灵活性更大,因为信息量大,替换、修改会变得更加方便;三是8K电视允许观众以非常近的距离来观看,观众自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沉浸感。那么,技术的变革会给电视产业带来哪些影响?刘谦谈到,一方面,使电影和电视的界限日益模糊,作品呈现出的荧幕比例、细节等都会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未来影片制作不单纯是拍,也不单纯是从已有的素材库里截取,创作者可以在很多素材里面叠加、组合。

尚处于普及初期的全球市场,运用新技术生产内容的能力相对匮乏。这也将带动电视行业产业链各环节深刻变革,是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那时风华》:塞罕坝人的“芳华”

■马庆云



正在上映的电影《那时风华》的主线故事讲的是塞罕坝人的造林之事。越是这种一句话可以概括的剧情,创作起来的难度越大,越要讲求剧情的切入点问题。《那时风华》的切入点非常明确,电影的叙事推动力非常充沛。以第三代塞罕坝姑娘的视角切入当年的植树造林回忆,从第一代入讲起,到第二代的承接,乃至最终第三代人的重要使命。《那时风华》的故事完整度非常高,叙事紧凑有力。该片的编剧极善于讲故事,把一个弘扬主旋律电影呈现得并不乏味,甚至于跌宕起伏。尤其是双线叙事的运用,让整部电影更具叙事节奏感。第一条线索是第一代塞罕坝突击队小分队的造林工作与生活。第二条线索是第三代塞罕坝姑娘在非洲与联合国的合作。两条线索并行不悖,最终用故事总攻的方式呈现了塞罕坝的荣誉时刻,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的称号。

《那时风华》最值得称赞的地方在于,不仅仅仅在歌颂,更重在将人物真正还原到历史时期当中去。这就是剧本创作当中的“挂人物”原则,也只有人物活在真实的历史状态当中,观众才能相信角色是真实的,故事更是真实的。

对于《那时风华》的“挂人物”,最为典型的,就是让人物与时代获得最有效的联系。比如,影片中,第一代塞罕坝人面对的食物匮乏问题,画面中,一瓶炼乳被互相送过来送去,最终转了一个大圈子。这个“小情节”不仅呈现了时代的基本特点,更让人物和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获得了一次“食物”论证。一瓶炼乳一下子就有了时代感,有了人物关系和人物情感。再比如,对厂长等角色的塑造,也让这个故事带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那时风华》并未回避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些问题,相反,它让这些问题及其事件重现在电影剧情当中,营造一种观影的真实感。尤其是李香香香香的刻画,可谓是整部电影当中极具性格饱满性的人物。电影人物最怕高大全,有缺

点才会有饱满的人物性格。李香香这一角色,无论是感情线,还是故事线,都呈现了一代人的生存状态。最终,李香香重回塞罕坝进行投资,也是救赎式的剧情内容。

除了用真实感“挂人物”之外,《那时风华》还有艺术表达上的追求。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护林员在塞罕坝大森林修复电话线,但遭遇了腹中胎儿临盆的突然事件。一般的叙事表达会呈现临盆的紧张感,呈现女主角的孤单无助等等,这些呈现都是现实主义的。但《那时风华》并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呈现方式,它选择了浪漫主义的方式,让这位突然临盆的母亲在大森林里翩翩起舞。用舞蹈艺术的浪漫主义去对冲死亡的悲情感。在这种以艺术升华死亡创作方式上,《那时风华》正是塞罕坝人的“芳华”。

整部电影一直在呈现一种旺盛的生命力。某些对抗自然的影视剧作品,容易出现苦情的问题。而《那时风华》一面承接了中国传统电影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面将人的情感进行艺术化处理,让人物成为真实有着旺盛生命力的人物。这里的革命乐观主义不

需要过多论证,《那时风华》中第一代塞罕坝人的植树造林运动都是在这种乐观主义当中展开的。那个年代的人们,大多有着乐观主义的精气神。而在艺术化处理上,《那时风华》并不避讳第一代塞罕坝人的情感生活。尤其是女主角直接喊出:“送你一双鞋,算是定情信物,事情过去之后,咱俩就结婚。”这种飒爽风格是其他电影中没有的。这也是旺盛生命力的一种表现。

影片中还出现了另一组男女主角从塞罕坝观火台撤退到房子里边避雨,由此两人情感进一步升华的场面。对此,导演的拍摄手法非常克制,没有过多地停留在情爱的噱头上。相反,这种情之所至,正是角色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写实。这种人物的旺盛生命力是与塞罕坝的大森林旺盛生长具有互文关系的。

最终,电影将三代塞罕坝人有效结合在一起。第三代塞罕坝姑娘的非洲造林活动得到外婆的资金援助,让塞罕坝精神不再局限于一地一处,而成为整个地球的一部分。由此而言,电影《那时风华》的叙事格局很大,立意深远。

用文化体现历史质感

——电视剧《鹤唳华亭》研讨会侧记



12月2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和中国电影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电视剧《鹤唳华亭》专家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行业、学界、媒体等领域的专家代表就该剧的创作背景、叙事手法、文化内涵、社会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围绕新时代下影视剧创作如何展现传统文化意蕴展开讨论。会议由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范咏戈主持。《鹤唳华亭》近期在优酷热播,凭借精良考究的服化道、跌宕起伏的剧情,收获了大批观众的关注和热议。该剧改编自雪满梁园同名小说,由杨文军执导,罗晋、李一桐、黄志忠等主演。故事围绕男主角萧定权的命运起伏及其和父亲的关系,以及与陆文昔的爱情之旅展开,并渗透出对于君子之道与历史发展的思考。

关于创作《鹤唳华亭》的背景和初衷,导演杨文军谈到,该剧通过讲述男主人公萧定权从小怯到大勇的成长心路,将文化做到实处,全剧想传达给观众的是人在艰难环境中逆境执炬的风骨。在剧作的打磨中,制作团队力求能在礼制、美学、文化艺术,包括建筑、服饰等方面达到一定的审美高度。据《鹤唳华亭》制片人邸晋介绍,从拿到小说到改编、拍摄、后期直至播出,历经3年精心打磨。她表示,3年来,主创人员仔细考据、精益求精,为的是通过这个故事将古代士大夫的君子风骨,以及点茶、雅乐等优秀传统文化呈现给年轻观众。

在价值立意方面,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认为,《鹤唳华亭》通过呈现萧定权在艰难中成长和奋斗的经历,揭露了封建制度对人性与道义的压迫。他谈到,“热爱自由、生命和美好的萧定权渴望为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积极作为,因此宁可自己挨打受苦也不愿百姓受苦、国家分裂;外表羞怯柔弱的陆文昔也内心越来越强大,这样的男女主人公形象有利于青年人励志成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智锋认为,“以卢世瑜为代表的人物具备正直责任、厚德载物、兼济天下的情怀格局和人文尺度,传递出积极、健康、向上的正向价值观。《鹤唳华亭》将国家大业、时代事件和生活细节、儿女情长相结合,在情与理、正与邪、善与恶的艺术辩证中,达到了高度融合的状态”。《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春利认为,该剧弘扬了主流价值观,“一切文艺,不可为阴谋所用,一旦沾染,精神全无,骨气全无,人亦如此”等剧中对白字字珠玑、句句金玉,释放出了强大的精神引领作用。国家广电总局发

展研究中心国际所副所长朱新梅表示,萧定权重情重义,对亲情和家庭的希望寄托等,都彰显出一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理念。《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认为,萧定权没有走向黑化,没有将权力看得过重,而是保持初心,他渴望得到的并非是太子的位置,而是天下太平和温暖的人伦常情,高小立认为,亲情和政治的不可调和性在该剧中得以深刻揭示。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青年评论家李壮认为,《鹤唳华亭》是一部有观念、有看法、有立场的剧集,“小怯而大勇”的萧定权,体现着深切家国情怀的卢世瑜,都最终指向中国精神,指向高贵真诚的君子之风。

研讨会现场多位专家就该剧谈到古装剧历史感的营造问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祥谈到:“准确地说,《鹤唳华亭》是具有历史感的古装剧,既有历史学家的‘历史’,也承载着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中的‘历史’。”他认为,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历史氛围的还原营造、于情于理的自觉追求等使得该剧有益于培养观众获取历史智慧、铸造精神人格、提升审美修养。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艾克拜尔·米吉提认为,近些年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很多,观众对皇帝、大臣、宦官、婢女以及恩怨情仇已经产生审美疲劳,留下刻板印象,在这种情况下,《鹤唳华亭》的播出获得了了不起的收获,作品较好

地处理了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跳出历史剧创作的尴尬境地,在服装、道具等制作方面经得起推敲。

《鹤唳华亭》的核心关键词是“美”。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党委副书记朱传欣认为,该剧表现出的“美”涵盖了硬件和软件层面的雅乐之美、规制之美、人格之美等。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易凯谈到,“整部剧的服化道到位,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得当,包括诗词、音乐、点茶、宋徽宗的瘦金体等都值得鼓励和借鉴,更传递了真善美的价值观”。《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新文认为,剧中台词、礼仪之美等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与传播。

“美”亦体现在与现代年轻观众审美观的无缝对接。不少专家都谈到,剧中反转接连不断,主创运用类似于现代探案类型中的时髦手段,令观众目不暇接。中国视协理论研究室主任赵彤谈到,该剧通过强冲突的制造,运用文学上的追叙、补叙等手法使得剧情跌宕起伏,此外,青春化手法的运用也是该剧的特殊之处。也有专家表示剧中反转太多,但并非都有必要,萧定权和其老师卢尚书的戏做得不够充分,卢尚书退场过早,事实上他在萧定权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身上所承担的文化内涵恰恰是该剧需要进一步挖掘的。(慧妍)

诗酒文化短视频节目《断篇》开播

12月20日,由中国手工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持人赵晋策划,第一星传媒、华茅酒、西瓜视频联合出品的中国诗酒美学文化节目《断篇》上线播出。节目旨在以短视频短平快的优势,带领观众轻松解读历史故事,品味中华诗酒书画等文化的独特魅力。

“短视频节目与以往的电视节目差异很大。”赵晋表示,以往文化类电视节目存在说教解读或篇幅冗长不便观看等问题,而短视频

节目反馈速度快,观众的兴趣偏好、节目受欢迎与否都会以数据形式直接呈现,对制作者把握节目创作方向等十分有益。当下,中国短视频用户已超6亿,短视频正从资讯传播者逐渐转型为内容制造者,以抖音平台为例,累计播放量过亿的话题涉及戏曲、国画、皮影、民乐、诗词等多个传统文化门类,短视频已成为当前文化类节目传播的重要平台。《断篇》从诗酒文化的视角切入,聚焦历史长河中的趣味典故,展现传统文化的深远意义,对追寻中华文化精粹与匠意之魂亦具有重要意义。(路斐斐)

传统表演艺术遗产的「可持续性」

■李春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类,其中一类就是“表演艺术”;在中国推进非遗保护工作的具体实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分为十类,其中的传统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基本都是属于“表演艺术”。对于这些音乐、戏剧、舞蹈、曲艺及相关表演艺术,如何让它们在当代社会仍然葆有活力,这是当前理论界和实践群体共同关注的大问题。

表演艺术遗产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它的“传统”性,而这也是在现代多元文化的观照下,表演艺术遗产长期被看成是老旧的艺术、土俗的艺术的重要原因。当然,表演艺术遗产也的确包含着这些看似与当下审美存在距离的内容。这是因为依靠着世代相传的表演艺术遗产,其本身具有一定的保守性,特别是传统艺术始终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依靠着血缘、师徒的代际关系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稳定性,这便导致了表演艺术内容渐趋于固化。同时,由于我国历史上许多地域长期保持着相对单一的、近乎于封闭性的生态环境,也使得大量的传统表演艺术类遗产维持着原生的形态。即以传统戏曲而言,虽然存在着固定观众群体,但是整体上偏于老龄化、边缘化。在文化产业化、市场化的今天,戏曲生存空间更多局限于农村市场、传统社区,依靠着政府买单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来支撑其发展。传统表演艺术如何可持续性发展,成了当下亟需面对的严峻问题。

传统表演艺术是中国人民在历史累积中集体创造的文化结晶,融汇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群体所创造的文化形态。从“人”之于“表演”的角度,传统表演艺术展示了人藉由身心表达与心灵体验而达到的对于外在世界与自我精神的认知水准。表演艺术是在人或群体的表演中,通过艺术形式来回应生活空间、文化传统,实际成为人的艺术。因此,传统表演艺术的传统是中国人民自己根据环境、社区、时代的变化,不断地进行对自我的创造,实际成为“人”在世代绵延中理解人性、创造艺术的过程。这正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所在,也是它能够不断延续发展的重要理由。

相对于传统表演艺术在城市文化中面临的困境,基层市县、乡村地区至今仍然是传统表演艺术的重要存在空间。当城乡文化迥然有别地并存于当代人生活时,传统表演艺术反而通过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可能会意外地获得现代观照,甚至更容易走入时代时尚的欣赏中。近年来由田青先生策划的“枯木龙吟:让那个古琴醒来”的古琴传承计划,让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唐宋古琴文化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这是新世纪以来在“古琴热”的文化寻根进程中,最能展示古琴文化与古琴品质的一种方式。借助当代音乐人的技术调整,原来作为文物的古琴泛起了久远的声音,这种古典的回响更加契合着当代人对于传统的印象复原,由此也让传统的古琴艺术在现代生活审美中增加了被重新接受的可能。

古琴是传统音乐进入现代审美的一个鲜明例子,而更多的传统表演艺术则依附着传统生态,如何推进传统生态的滋养与维护,是需要引起深度思考的。例如赛社是山西上党地区的重要表演形态,在宋明时期盛行的宫廷供盏礼仪的框架内,融汇了仪式、音乐、戏剧、歌舞等诸多内容。由表演与仪式共同形成了稳定的生态结构,这也正是上党地区传统赛社活动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在赛社活动中居于演艺主体的上党乐户,作为传统乐籍制度的承载者,至今都顽强地保留着传统表演艺术的重要内容,在赛社供盏仪式中使用的音乐曲牌如《太平鼓》《迎仙客》《大赐福》《朝天子》《普天乐》《大开门》《刮地风》等,都以相对稳定的仪式性,保持着相对古朴的特征。而乐户演出的传统戏剧形式,如院本《土地堂》、杂剧《过五关》在上世纪80年代还保留着数百年前的演出风貌。赛社表演艺术结构其实一直不断地保持着对时尚艺术的吸纳,例如乐户在仪式进行中也会有娱人的内容,会将上党地区的梆子、落子等戏曲通过“吹戏”的形式表达出来,由此形成既有传统而又开放的演出格局。

此类传统表演艺术文化的生存与演出方式,全然不同于城市剧场演出形式,依靠民间礼俗方式,在葆有古老风貌之时,实际上适时地吸收一些时下的流行因素,从而在当地文化空间中长演不衰。由此可见,活态的表演艺术传统更需要文化生态的滋养,才能发挥它本该具有的文化品质。而文化生态的创造力正来自于“人”的活态力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显然“世代相传”,“被不断地再创造”,“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构成了对这个概念的重要属性。如果说“世代相传”指的是非遗的传统性,那么“被不断地再创造”则侧重于非遗的活态性,而“认同感和持续感”则成为人与社区互动所达成的生态结构的持续性。显然,传统表演艺术立足于人的创造,是需要可持续性上给予更充分的保护。

传统与创新是矛盾的两个方面,面对传统表演艺术如何持续发展这个话题,也更容易陷入两个极端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传统就是要坚守固有的艺术表演规律和形式,坚持表演原汁原味;一种观点认为,创新就是要争取当下的艺术认同,坚持表演与时俱进。其实,传统从来不会回避创新,而创新需要把握传统,对于传统表演艺术而言,寻求传统与创新的平衡点,寻求“世代相传”与“被不断地再创造”的平衡点,这是今天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基础。显然,前述的古琴之“古”的当代复活,赛社之“多元”的新旧兼容,为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承发展作出了各自的文化表达。传统表演艺术和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彰显着文化多样性的形式和载体,以多样性的实践来彰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这是保证传统表演艺术始终贴近人与社区、始终贴近时代和受众而拥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重要原则。